

宋词文集

目 录

一代红妆	[1]
书剑飘零	[231]
京华梦	[283]
才女	[337]
金缕曲	[378]
后记	[401]

断摇肠摇草

—

复社四公子都是儒林中拔尖的人物，出身高贵，才学盖世，都是儒雅俊秀的翩翩浊世佳公子。其中尤以冒辟疆最为风流倜傥，人称“东海秀影”，是女人眼中的美男子。这位冒公子虽然也走马章台，经常在秦淮旧院寻花问柳，倚红偎翠，不过是诗酒风雅，逢场作戏，从未陷入情网，倒有个“冷面郎君”的称号。他是眉楼的常客，眉楼主人顾媚是南曲第一美人，见者无不销魂；可是他与顾媚却没有卿卿我我的男女之爱，义结金兰，结拜为盟兄盟弟。顾媚说，我和他没有这个缘份，他寻找的意中人还未出现呢。

董小宛在秦淮河上还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，香色初露，怎么能和红极一时的名姬们争妍斗盛。她只有十六岁，便离开南京去了苏州。冒辟疆听说起董小宛，如何生得标致，性情特别温柔，琴棋书画、食谱茶经都从小就学习过的。可是人已经走了，无缘一见。越是见不到，却越是忘不了。那一年他在南京应试落榜，心情郁闷，到苏州去游玩散心，打听到董小宛住在阊门外的半塘。第一次去访，小宛去洞庭未归。第二次再去，还是不在家。按说是无缘了，买舟将行的冒公子偏偏掉转船头，于是才留下三访半塘的一段风流佳话。

这一次小宛在家，吃醉了酒，醉卧未醒。冒辟疆站在院子里等候。春光明媚，一树海棠开得烂熳，蜜蜂儿嗡嗡地鸣叫，翠竹花丛掩映着一条曲栏。小宛由母亲搀扶从曲栏款款走来，云鬓蓬松，一副娇软无力的慵慵模样，眼睛半睁半闭，似醉未醒。当时相见的情形，冒公子自己的如实描写是：面晕浅春，敛眼流视，香姿玉色，神韵天然，懒慢不交一语。小宛顿觉眼前一亮，见面前站着一位风仪俊爽的公子，恍惚如在梦中，说不出话来，双目凝视，竟呆住了。就这样在醉中匆匆一晤，冒辟疆乘船离开了苏州。

醉晤之后，又过了三年。冒辟疆曾两度来苏州，小宛先去杭州，又留在黄山，两人再无相见的机缘。这期间冒辟疆和姑苏名姬陈圆圆发生了一场热烈缠绵的爱恋。他往襄阳看望被困在兵火中的父亲，与一位姓许的官员联舟同行，船泊苏州河岸，邀陈圆圆到船上来唱戏。圆圆是绝代佳丽，声甲天下之声，色甲天下之色。素不动情的冒公子一见便惊心动魄，欲仙欲死。爱情来得突然，来得强烈，像一场狂风暴雨。当夜圆圆就留宿舟中以身相委，极尽缠绵，啗臂为盟。别后不久，周国丈、田皇亲先后到江南选美，一时间红粉遭劫，美人罹难。陈圆圆躲藏起来，以一个假圆圆顶替，骗过了周国丈。紧接着田皇亲乘楼船率兵卒亲临苏州，出万金买圆圆，逼官府献出。圆圆难逃此劫，被载往北京去了。

当冒辟疆再来苏州与圆圆相会时，已是人去楼空。经受如此重大打击，他失望、愤怒、悔恨，陷入极度痛苦中，每日喝得大醉，病倒在旅舍。

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。天上悬着半轮明月，时而从浮云中钻出来，时而又被浮云遮住，月色迷离。一艘小船在河里缓缓而行，摇过两岸亮着灯火的人家，驶出了城外。河面渐渐宽阔了，岸上显露出郊野的景象。船舱内，神情忧郁的冒辟疆沉默无语，呆呆地望着河上的景色。陪同他夜游赏月的朋友刘渔仲手里捧着酒杯，饮

了一口酒，说道：“你还在想陈圆圆？”冒辟疆叹了一口气，答道：“不想了，我和她有缘无分，今生再也见不到了。”刘渔仲接着说道：“你和圆圆的缘分已尽，还有一位与你有缘的美人，在等候着你。”冒辟疆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刘渔仲道：“你把她忘记了？董小宛！”

他和陈圆圆相爱的三年中确实把董小宛忘记了，经刘渔仲提起，顿时眼前出现了从曲栏扶出站在海棠花下那位醉美人的模样。这时刘渔仲把他拉出船舱，站在船头，用手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小楼，说道：“那座小楼便是董小宛的双成馆。”原来刘渔仲为了使冒辟疆从失去圆圆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，特地安排，借夜游赏月将他引到小宛的寓所。

月照桐桥。离桥不远，水边立小楼一座，门前垂柳，宛如一幅画图。楼窗拉上了窗幔，隐隐透出昏黄的灯光。冒辟疆来到楼门前，趁着月光，看见一块小匾上书：双成馆，油漆剥落，字迹模糊。他叩响了门环。

董小宛卧病不起已有十几天了。年前她惟一的依靠和最疼爱她的母亲病故，使她悲恸欲绝，哀伤过度，便病倒了。她的父亲是个赌鬼，欠下许多赌债，天天债主逼门讨钱。从母亲死后她就闭门谢客，不再应酬，家里贵重物品快要当卖一空。她处于绝望之中，在生死的边缘挣扎。如花似的美貌，冰雪般的聪明，心比天高，却命如纸薄。虽早已厌倦风尘，期望脱身乐籍成为良家妇女，可是寻不到如意的夫婿。那次酒醉半醒中和冒辟疆的花下一晤，犹如梦境，曾使她产生强烈的期待和希望。机缘错过，得知冒公子和陈圆圆相爱后，她绝望了。已经两天未进饮食，药也不吃，心已成灰，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神降临。

传来叩门声。侍候她的一个小丫头阿桃伏在桌上打瞌睡。叩门声没有停止，还在响。小宛叫醒了阿桃：“有人敲门，下楼去看看。”

冒辟疆跟着阿桃在昏暗中上了楼，走进卧室，灯光黯淡，只见几案上胡乱摆着药罐药碗，草药丸药撒散在地上，一片零乱，景象凄凉。他走到床前，隔着轻纱帷帐叫了一声：“小宛姑娘！”

“您是谁？”

“三年前你在醉中见过的人。”冒辟疆把帷帐揭开挂在银钩上。

小宛一惊，支身坐起，叫道：“阿桃，端灯来！”

阿桃把灯挑亮，端到床前。小宛眼睛直直地望着面前这位似曾相识的公子，半惊半疑地说道：“您是冒公子？我是在梦中吗？”

“不是在梦中。辟疆今夜与朋友乘舟夜游赏月，到了桐桥，得知姑娘住在这里，故前来探望，惊扰了姑娘。”

冒辟疆第一次见到的是面晕浅春的醉美人，这次见到的是玉颜憔悴的病美人。只见她披散着一头黑发，面色苍白，模样十分凄楚，娇喘微微，泪光点点，如带雨梨花，真所谓“我见犹怜”。

奇迹发生了。小宛好像从一片黑暗中看见了光明，在茫茫大海里望到了彼岸，从绝望中获得生机。她顿时容光焕发，有了精神，穿着一身雪白的内衣下了床。她一面穿衣、净面、梳妆，一面吩咐阿桃去准备酒菜，要请辟疆小饮几杯。

冒辟疆婉辞道：“今夜已晚，你又在病中，不要多耗精神，下次再来畅饮。”

小宛握住冒辟疆的手，眼泪汪汪地说道：

“三年前一晤，妾以为今生无缘再见。自从母亲死后，缠绵病榻，已无生念，两日未进饮食，沉沉若梦，只求一死。不料公子突然来访，好像从天而降，使妾感到绝处逢生，顿时神清气旺，病也好了。难道公子不能多留一刻吗？”

怜香惜玉的冒公子被小宛的真情所感动，使他不能拒绝小宛的挽留。阿桃端来四盘小菜一壶酒，摆在榻前几台上。小宛斟上酒，先敬了一杯。冒公子抱着“我见犹怜”的心情，更多的是同情

和怜惜,说些安慰的话。饮过几杯酒,他站起身来要走,又被小宛再三挽留,只得陪她又饮几杯。已过三更,小宛粉颊生春,炽烈的目光望着他,充满柔情地说道:“夜深了,公子就在这里留住一宿。”

病榻不是温柔乡,冒辟疆还是走了。不过他答应小宛,明天离开苏州之前,再来看她一次。

第二天上午,冒辟疆乘船来到桐桥,船在河埠头停靠。他走出船舱准备上岸去与小宛告别,再送她一些银两。只见小宛已经在河埠头等候,并且走上船来,身后跟着小丫头阿桃,提着箱笼,还抱着一卷铺盖。冒辟疆问道:“你这是?”小宛说道:“我要送公子一程。”冒辟疆婉言拒绝,小宛坚决不走。刘渔仲从舱里出来,打破僵局,笑着说道:“美人相送,是不能拒绝的。”冒辟疆缓和下来,说道:“送到前面浒墅关,一定要回去的。”

过了浒墅关,又过了梁溪,小宛仍不肯回去。冒辟疆虽然知道被缠住了,也渐渐有些舍不得小宛离开。这一路航行,因为有了小宛作伴,他和刘渔仲过得非常愉快。小宛精于厨艺,会做各种美食佳肴,每餐变化着花样,把鱼虾鳖鳊和时鲜蔬菜,用烧、炒、炸、炖、蒸、拌烹制成几十种菜,色香味形均臻于佳品。她还精通茶道,煮的茶清冽芳香。她陪冒辟疆和刘渔仲饮酒赋诗,品茗下棋,有时拨弄琴弦弹唱一曲。她的聪慧才艺,她的风姿神韵展示的魅力越来越强烈了。冒辟疆虽然和她耳鬓厮磨,但未有肌肤之亲,保持着不及于乱的距离。

这一晚船过石塘,船家在码头上买了一篮新采下来的樱桃。晚饭时,小宛做的清蒸鲥鱼,极为鲜美,冒辟疆多喝了几杯酒。小宛也有些醉意,进内舱去了。上船后,冒辟疆和刘渔仲睡在前舱,小宛独自住在内舱。这时船娘把樱桃用清水洗净,盛在雪白的瓷盘内端上来。刘渔仲喝醉了酒,已经倒在床上睡去。冒辟疆捧起

一盘樱桃走进内舱。

春风荡漾，水声汨汨。小宛沐浴方罢，穿了一身白纱衫裤，隐隐露出玉肌雪肤，正坐在灯下梳头。冒辟疆推门进来，把樱桃放在桌上，眼前的小宛让他惊心动魄。望着那乌黑的秀发，雪白的粉颈，鲜红的朱唇，惺忪的醉眼，隐隐耸起的乳峰，他再也控制不住，将小宛搂在怀内。小宛的纤纤手指拈起一颗樱桃，放在唇边，妩媚地问道：“唇似樱桃呢，还是樱桃似唇？”冒辟疆答道：“朱唇和樱桃我已分辨不出。”小宛仰起脸来，将樱桃含在唇边，微闭双眼，等待着……冒辟疆将她抱到床上，脱去衣服。他和陈圆圆是火热的、疯狂的、直奔高潮，像一场急风暴雨。小宛好似一片温柔的水，使他任意沉浮，更细致的品尝，波浪起伏，完全被融化了。从这一刻起，他知道离不开这个女人了。

船在运河里走了二十七天，到镇江停泊在码头上，冒辟疆要换船过江返回江北如皋。他虽然和小宛舟中缠绵，难舍难分，却到了不能不分别的时候。小宛仍然没有返回苏州的意思，要在镇江游玩。她在船上缝制成一件新的轻衫，是冒辟疆的一位朋友赠送的西洋布，薄如蝉纱，洁比雪艳，用粉红色的绸做里子。小宛穿在身上，更显得清丽淡雅，风姿绰约。冒辟疆携小宛上岸，先游过金山寺，登上北固山顶，观赏长江景色。

这一天正赶上长江中举行龙舟竞赛，观看的人很多，人流如潮，万头攒动。冒辟疆和董小宛的出现，引起万众争看的轰动。一个是风流俊秀的翩翩佳公子，一个是花容月貌、飘飘若江妃的美人，仿佛金童玉女，神仙眷属。他们盘山而行，走到哪里都尾随着观看的人潮。江中龙舟上的鼓手船手也发现了他们，龙舟追随他们驶行，向他们击鼓欢呼。真是一幅江山美人的画卷。

夕阳西下。游客和看龙舟的人都散去了。北固山上只剩下冒辟疆和小宛，在暮色中眺望着滚滚长江，听着惊涛拍岸的轰鸣。冒辟疆不能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：“小宛，明天我从这里渡江回

家，我给你雇船你回苏州，我们必须分别了！”

小宛转回头来，说道：“我从苏州上船就下了决心，决不回去。委身于公子，誓死相随。”

“不行！”冒辟疆的口气变硬了。“哪有这样容易的事。家父还困在襄阳，身陷兵火，也未禀告家母。你在苏州负债甚多，如何偿还？怎么可能随我回家呢？”

小宛突然面向长江跪下，发出誓言：“我对大江发誓，此身如江水东流，决不回头！”

“你……”冒辟疆愣住了，为之感动，将小宛扶起。委婉地说道：“可以商量嘛。你暂回苏州，等到秋天，金陵乡试考罢，我才有时间，无论考中考不中，我都在南京等你，秦淮河相会。”

小宛扑在冒辟疆怀里，只能哀哀啼哭。

二

董小宛是个柔情似水、志坚如钢的女子。虽然是艳帜高悬的名妓，豪绅富商争相藏于金屋，愿出重金纳为宠妾，可是走进名门望族的如皋冒府，嫁给一代才子冒辟疆，却非常艰难，要走一条洒满血泪的漫漫长路。她回到苏州后，摘下双成馆的牌子，洗净铅华，闭门谢客，茹素长斋，读书画画，做做针线，变成一位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。她在债主眼中仍然是一棵摇钱树，身价可值万金，投下的资可以收回的。

熬过炎热的夏天，盼到了金秋。小宛由一个五十多岁的婆子陪着，雇了一艘小船，赶往金陵去与冒公子相会。船过镇江，夜间在江中遇上强盗船，船夫还装机警，把船摇进近岸的芦苇丛中躲藏起来。等到天亮，船舵折断出不了芦丛，困饿了三天，才算获救。经过一番死里逃生的惊险才到了南京。

小宛在旧院姐妹家住下来，等待冒公子乡试考罢从贡院出来

相会。每逢乡试，大江南北的秀才群集南京，胜流云集，名士荟萃，秦淮河两岸更加热闹繁华，桨声灯影，处处笙歌。今年复社四公子都到了南京，越发盛况空前，增添了无限风流。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月夜病晤、舟中定情、登金山、观龙舟，添枝加叶已传为风流佳话。旧院的名妓们有的喜，有的妒，有的羡慕，为了促成冒董的这段姻缘，眉楼主人顾媚和媚香楼的李贞丽、李香君出面，邀集李十娘、寇白门、葛嫩、马娇、沙才等秦淮名妓，在桃叶渡水阁举行盛会，为考试出场的复社四公子设宴庆贺。

水阁内绮筵盛开，红氍毹上伶人演出新剧《燕子笺》。一片粉红黛绿，钗光玉影，莺声燕语，名士佳人会集一堂。冒辟疆成为盛会的主角，另一位女主角董小宛从屏风后姗姗走出，华灯照耀下，她依然淡妆素雅，清丽娇媚，却光彩照人，成为群芳中的一枝独秀的梅花。冒辟疆没有料到小宛会突然出现，更没有想到今晚的盛会变成祝贺他与小宛重逢的喜宴。作为独占名花的嫖客，很感自豪。若谈到婚姻，弄假成真，便觉得难以自拔。当顾媚向他敬酒时低声说道：“小宛很痴心，非你不嫁，你可要慎重，别辜负了她。”冒辟疆的心情更觉沉重，抬头看时，小宛正痴痴地望着他。

这一晚桃叶渡水阁名士美人的盛会尽欢而散。冒辟疆携小宛回到下榻的寓馆，久别重逢，自然极尽云雨之欢，缠绵一夜。第二天，仆人冒成来报，他父亲冒起忠从湖北襄阳归来，获得皇上恩准，解职还乡，已到龙潭，要他立刻前往。冒辟疆正愁着被小宛缠住脱不了身，现在有了借口，留下一封简单的书信给小宛，不辞而别，赶往龙潭去了。

小宛在寓馆等候了两日，冒辟疆没有回来。她打听到冒辟疆在龙潭送走父亲，未回南京就过江去了仪征。这是有意的躲避，是对她无情的抛弃。小宛横下了心，决不放弃，决不回头，要赶到仪征寻找冒辟疆。启程的那一天，阴云密布，寒风呼啸，江面上风狂

浪大。送她到燕子矶上船的旧院姐妹，都劝她不要去，这种天气江上行船是很险的。她不顾生死，还是登上一艘小舟，驶进滚滚长江。

一叶小舟在风浪中飘摇，在波涛中颠簸，风刮得越来越大，掀起的巨浪向小舟扑来。小宛倒在船上，浑身的衣服已被江水打湿。船夫在和风浪搏斗着，瞬息间就会被汹涌的波涛吞没……

又一次死里逃生，小宛从昏迷中醒来，船已在仪征靠岸。她终于见到了冒公子。冒辟疆望着她那凄楚的模样，心里虽也感动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这是何苦呢？”

冒辟疆是文采风流的一代才子，名满大江南北，可是在科举的道路上很不顺利，三年前乡试落第，受的打击很重。这一次抱着必中的信心，三场考罢，做的文章颇为满意，父亲看过他的卷子，也认为可以中榜。他在仪征等候了七天，传来发榜的消息，他只中了一个副榜。这次打击更为沉重，他失望、愤怒、灰心、喝得大醉，失去常态。小宛温言劝慰，尽心侍候，万种柔情也化解不开他的郁闷。得知落榜的当天，他就命令船夫开船返回如皋。

开船以后，冒辟疆和董小宛怀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，都下了决心，做了决定。冒辟疆认为需要硬下心肠斩断情丝，既然不可能纳小宛作妾，就不能缠绵下去，一刀两断，送她回苏州。他不是—个多情种子，陈圆圆那样的声色甲天下的绝代美人，曾经要以身相委，由于他的自私、软弱、犹豫而错失良机，造成圆圆被田皇亲强行买去的悲剧。而他却以“急严亲患难”为理由，认为“负一女子无憾也”。小宛抱定誓死相随决不回头的坚定意志，为了爱情和婚姻是拿性命作赌注的，进不了冒府的门，准备一死。

大江东去，顺风顺水，扬起风帆，船航行得很快，只需一天一夜就到如皋。在这一天的时间里，两个人都避开心中要说的话，抛开痛苦和烦恼，纵欲寻欢，多半时间是在卧舱的床上度过的，不停止的做爱，像是尽情享受最后一顿美餐。

诀别的时刻终于到了。

冒辟疆走出舱外，远远望见县城的轮廓，船近如皋，已落了帆，航行的速度放慢，前面不远就是他家郊外的一座庄园朴巢。他已有安排，又对仆人冒成交待了几句，然后走回舱内。他站在小宛面前，态度虽然温和，声音却是冰冷的，说道：“小宛，我很爱你，但你得体谅我的困难和处境，我们只能分别了！”

小宛没有惊讶，默默不语。

冒辟疆接着说道：“我落榜下第，愧对父母，怎能在这个时候带你回家？你也尚未落籍，在苏州欠债很多，要几千银子才能偿还，我难以筹措。”

小宛抬起盈盈泪眼，平静地说道：“我在金山已对长江发誓，断不回头，不会离开公子！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冒辟疆的脸色变得铁青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从这里下船，让冒成送你回苏州。”

“是诀别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冒成在舱门口探进头来说了一声：“到朴巢了！”

“别怪我无情，别怪我铁面冷心，我们只能分手！”冒辟疆说罢，转身就要走出船舱。

“公子！你再看我一眼！”小宛绝望地叫了一声。

冒辟疆转回头来，见小宛面色惨白，双眼流泪，悲伤欲绝。身上穿着游金山时的西洋布粉红里的夹衫。

小宛哽咽着说道：“我不会脱去这件衣衫，见不到公子，我将穿着它离开人世！”

冒辟疆这时只能铁面冷心，转身走出了船舱。小宛追出舱门，只见冒辟疆已经下了船，快步登上码头的石阶，头也没回。船迅速离岸，掉头起船。小宛昏倒在船头……

三

过了一个多月，已是初冬天气，寒流袭来，凄风冷雨吹打着桐桥岸边的那座灰色的小楼。董小宛还穿着那件西洋布夹衫，洁白雪艳变成了灰色。她冻得瑟瑟发抖，仍不肯换上棉衣。每天饭也吃的很少，消瘦得可怜，在绝望中苟延残喘地活着。她父亲急坏了，天天求她，哄她，逼她，她都不理不睬。债主们也都发急了，小宛一旦香消玉殒，几千两银子收不回来，要使她欲死不能，便派了一个精细能干的女人侍候她，日夜守护。

小宛相信命，相信缘份，和冒辟疆的第一次醉晤，特别是第二次的病晤，让她绝处逢生，认为是上天的安排。她还在灵□寺求过签，签语也写着“姻缘有成”。她还存有一线希望。她的一片真情，受的苦难，能感动冒公子回心转意，会有一天出现在她面前。天天倚窗眺望，望穿秋水，望断天涯。几天前，盼来了冒成，送来五十两银子，只带了几句安慰的话。她让冒成把银子带回去，不需冒公子的怜悯。说罢就吐出了一口血。

当小宛在寒风冷雨中穿着单衣冻得要死的时候，冒辟疆正做客镇江坐在刘刺史的豪华船厅内围炉饮酒，座中有他的朋友刘渔仲和一位陈将军，侍女在一旁斟酒，歌妓在筵前弹唱。开筵前冒成从苏州回来，讲了小宛的情况，冒辟疆和他的朋友都知道了。刘渔仲是位性情豪爽重义气的人，酒喝得半醉，愤愤不平地对冒辟疆说道：“辟疆兄，小宛还穿着和你分别时的单衣，为了等你，她不脱去时衣，难道眼看她冻死吗？朋友一向敬重你的人品道德，济困扶危，有豪侠之风。竟然对小宛撒手不管，如此负心，如此无情！”

刘渔仲声音洪亮，义愤激昂，举座皆惊。正在弹唱的歌妓吓得停住了，刘刺史挥手让她下去。冒辟疆对盟兄的指责没有动怒，面

有愧色，涨红着脸说道：“不是我负心无情，小宛在苏州欠债甚多，这笔钱我一时难以筹措。”刘刺史问道：“她欠下多少银子的债？”冒辟疆答道：“据小宛说，欠的借的总共也不过数百两，可是这帮债主都是地痞恶棍，把她当作奇货，高利盘剥，进行敲诈。”刘刺史慷慨地说道：“我这里有五百两银子，先拿去用。我再给苏州府衙一位朋友写封信，请官府协助。”陈将军是位武人，把桌子一拍，豪迈地说道：“兄弟有几斤人参，也能换三百两银子。”冒辟疆感动地说道：“承刘大人、陈将军的盛情，慷慨相助，我十分感谢！”刘渔仲举杯站起：“二位大人愿作古押衙，这黄衫客非我莫属，明天我就去苏州！”

古道热肠的刘渔仲毕竟是一介书生，以为请苏州官府协助能顺利为小宛了结欠债，不料反而把事情办糟了。官府出面激怒了一帮地痞流氓，为首的金三是阊门外一霸，在刘渔仲到达苏州的当夜就把小宛劫持走了，藏匿起来。官府与这帮人暗中都有勾结，只是敷衍推诿。刘渔仲一筹莫展，急得毫无办法。这件事闹得轰动苏州，传到常熟半野堂钱牧斋的耳中。

钱牧斋身为东林党的领袖，儒林宗主，做过礼部侍郎，虽然退居林下，出山的呼声很高，在朝野都有很大的势力和声望。他和侠女名姝柳如是轰轰烈烈的恋爱，去年大肆张扬的茸城结褵，闹得沸沸扬扬。这位六十岁的风流教主，三年前曾和董小宛有过一段交情，携小宛同游西湖，再登黄山，野史称“结香火缘”。关系究竟到何程度，史无记载，不敢妄言。他解救小宛于困厄，慷慨相助冒辟疆，鼎力成全了冒董的婚姻，却传为千古美谈。当他得知消息，便立即乘船赶往苏州。

钱牧斋住在拙政园内，当晚就请苏州一位极有权势的人物出面去找金三，提出首先放人，三天内还清所有欠债。钱牧斋亲临苏州的举动，消息不胫而走，起到一种无形的威慑力量。第二天被劫

持的小宛平安地回到家里。第三天钱牧斋在拙政园大厅，邀请苏州城内几位有声望权势的士绅、富商、帮主，厅内摆茶，金三和债主们都到场。小宛坐在钱牧斋身旁。钱牧斋说道：“今天请诸位前来，为了了结董小宛的欠债。第一，所有欠债今日全部偿还 第二，不惊动官府，请在座诸位公议 第三，按官定利息，不得高利盘剥趁机勒索。这三条，诸位认为如何？”士绅中一位头面人物首先表态：“钱宗伯出面，是给我们天大的面子。所提三条，公平合理。”他一赞同，大家跟着附和。钱牧斋望着金三。金三看了看几个债主。站起来说道：“就照钱老爷说的办。”

一张张债券借据递上来，刘渔仲带的几百两银子用完了。钱牧斋拿出一千多两，才算把债还清。一堆债券足有一尺多厚。钱牧斋命人取来一只铜盆，将债券付诸一炬。在熊熊火光照耀下，小宛怀着无限感激之情跪倒在钱牧斋面前。

当晚，在虎丘一艘豪华的楼船上，盛开绮筵，钱牧斋邀集姑苏名姬为小宛饯行。小宛脱下夹衫换上丽服，容光焕发，明媚娇艳。钱牧斋举杯含笑，望着小宛说道：“当年同游黄山，看见仙人峰上兴起一片五色彩云，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”小宛道：“我说我想化作一片五色彩云。”钱牧斋道：“你已化作一片彩云，明日将飘到香奂园！”趁着酒兴，钱牧斋给冒辟疆写一封书信，信中还开了两句玩笑：“他日汤饼筵上，勿以生客见拒”。

小宛经过千难万苦，灌注一片心血，终于脱身风尘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四

船到如皋郊外已经天黑了，没有进城，在朴巢门前靠岸。冒成将小宛接进朴巢，然后赶回府里去禀报。

这是崇祯十五年的冬天。明王朝已到日暮途穷的崩溃前夕，

处在风雨飘摇中。内忧外患，战乱连年，烽火四起，改朝换代的乱世早已开始。崇祯从登上皇位就面对着清兵入侵和流寇造反两方面的威胁，清兵侵略来了，集中兵力应付清兵，使农民军得到壮大和发展；再转回头来剿灭农民军，又给了清兵更大规模叩关入侵的机会。一月前清兵从墙子岭突破长城，连破蓟州、密云，长驱直入，北京告急。李自成的农民军席卷中原，攻破开封，占领南阳，正向襄阳进军。江南表面上还维持着太平景象，官僚豪绅还在寻欢作乐，醉生梦死，许多人都已感到大难将临，惶惶恐恐。

冒府的拙存堂内灯火明亮，红木方桌上摆着酒菜，冒辟疆陪着父亲冒起忠在饮酒。父子二人的心情都很沉重，谈论着当前严峻的局势，刚刚看过塘报，得知清兵入侵，李自成攻襄阳的消息。冒起忠说道：“你看清兵会攻京城吗？”冒辟疆说道：“清兵还没有力量攻占北京，他有后顾之忧，吴三桂的二十万精兵驻扎关外。还会像前两次一样，大肆掳掠一番然后退兵。可怕的是李自成。”冒起忠道：“这么说襄阳难保？”冒辟疆道：“不仅襄阳难保，李自成逐鹿中原胜局已定，很快会进军关中，然后出山西，直逼京师。”冒起忠痛呼了一声：“这不要亡国了吗？”

冒成站在拙存堂门外已等候很久，几次探进头来看看，不敢进去禀报。

冒起忠喝干一杯酒，长叹一声道：“我去年调离襄阳，幸免死难。不能为国捐躯，有负圣恩，愧对祖先！”冒辟疆劝慰道：“父亲忠心报国，勤劳半生。朝廷不能善用忠臣良将，奸佞当道，局势已不可收拾，谁又能力挽狂澜呢！”冒起忠接着道：“上月你去南京，见到史可法大人，史公有何筹划？”冒辟疆道：“史大人和东林诸公都认为要固守长江，提出经营东南的计划。可是史公虽掌管兵部，却没有重兵。”冒起忠喝得半醉，老泪纵横，痛苦地说道：“真要出现南宋的局面了！”

已过四更，两个侍女才把喝醉的冒起忠搀扶进内宅。这时冒

成向冒辟疆禀报小宛已到朴巢。冒辟疆没有赶出城去会见小宛，他还未禀告父母，必须先回到房内向妻子苏若兰说明，取得妻子的支持，再请求父母同意，然后才能让小宛进府。

苏若兰出身名门贵族，贤淑端庄，不苟言笑，生了两个儿子，平时和冒辟疆相敬如宾，是一位贤妻良母。对丈夫纳妾，她只能顺从，若生妒意便有违“三从四德”的风范。对于小宛是个青楼女子她很反感，只怕弄个狐狸精进门。她虽然没有坚决反对，但提出让小宛先在朴巢住一段时间，洗净青楼习气，学学规矩，然后再进府。

第二天冒辟疆没有单独来会见小宛，而是和妻子苏若兰一同来到朴巢。冒辟疆只坐了一会，简单的说了几句话，要小宛听从夫人的安排，便因事走了。

苏夫人上下打量着小宛，看她不施粉黛，一身素净，一副温顺谦卑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完全不像风流妩媚的江南名妓。心里的反感少了一些。问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回夫人，十九岁了。”

“识字吗？”

“粗识几个。”

“会刺绣做针线吗？”

“略会些。”

苏夫人板着脸，颇具威仪，对小宛作了一番教导，她说道：“你进府的事，还未禀告老爷太太，先在这里住一段日子。冒家是书香门第，官宦人家，你要进这样的人家作媳妇，要把青楼习气都改掉，洗心革面。”

“小宛听从夫人教导。”

苏夫人接着又说道：“做一个女子，要紧的是‘三从四德’，孝敬公婆，侍候丈夫，恭顺勤俭。冒府的各种规矩，我会慢慢告诉你的。”

“多谢夫人！”小宛诚惶诚恐。

苏夫人留下一个管事的婆子和两个丫鬟，照料小宛的生活。还留下两部书，《女儿经》和《烈女传》。又叫婆子捧上几件绸缎衣料，分派小宛缝制成裙袄，还要绣上花。

朴巢是安静的，院内有几棵古树，黄昏时栖满了寒鸦。小宛开始新的生活，从一个卑贱的青楼妓女变成名门贵族的小妾。她血液里流着贱民的血，身子是不干净的。苏夫人要她“洗心革面”，就是要有一番脱胎换骨的改变。她必需按照宗法礼教的规范来进行修炼，把自己塑造成一符合道德礼教标准的孝妇贤妻。她脱离风尘感到犹如跳出万顷火云，来到一个清凉世界。这个世界是她向往的，梦寐以求的，她要走进去，会不会容纳她呢？她在朴巢足不出户，洗净铅华，摒除丝竹，每日精习女红。她心灵手巧，剪裁针工精细无比，绣的花样鲜艳生动，剪彩织字、缕金回文无所不能，巧夺天工。

小宛在朴巢住了四个月，直到来年开春才进了冒府，与冒辟疆在艳月楼合卺。

五

冒家是如皋城内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，在这座巍峨壮丽，深院重楼的古老宅第里，凝聚着封建贵族生活的豪华和高雅，笼罩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氛围。礼仪、称呼、起居、举止、尊卑、长幼都有严格的规范和规矩。做错一件事，说错一句话，失态失礼，都会受到指责。董小宛走进她梦寐以求的贵族生活，她要脱胎换骨才能争取成为一位贵妇，用聪明才智和付出千辛万苦去博取冒府上上下下的欢心，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自己出身卑贱，是个小妾的身份。辛苦繁忙的日子开始了！

天色刚蒙蒙亮，她便悄悄起床，来到花园里，趁着夜露未干花